




科技文献保存体系，尽快实现主要科技文献资源在中国本土长期保存。

数字科技文献长期保存是图书文献机构的责任，NDPP 将利用已有成果，联合全国相关机构共同行动。 首先要推动国家层面的重大行动计划，形成国家战略、体现国家意志、调动全国公共力量；并统筹建立研究体系、法律体系、管理制度、技术平台和持续经费支持，公共投资、公益服务。 另外应以当前已经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为抓手和突破口，滚动发展，逐步建立起全面的保存能力；同时联合国际力量，加强利益博弈，面向动态变化的开放科研生态环境，全面开展科技信息资源保存，可靠保障我国科技创新对于科技信息资源的全面需求。

**参考文献**


1 Donald W，John G. Preserving Digital Information：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EB/OL]. [2020-08-14]. https://www. clir. org/wp-content/uploads/sites/6/pub63watersgarrett. pdf.

2 吴振新，寇晶晶，单嵩岩，等. 基于 iPRES 的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研究与实践发展分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5）：31-38.

3 Lavoie B，Childress E，Erway R，et al. The Evolving Scholarly Record[EB/OL]. [2020-08-14]. http://www. oclc. 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evolving-scholarly-record-2014. pdf.

4 Lynch C. Stewardship in the ‘Age of Algorithms’[EB/OL]. [2020-08-14]. https://doi. org/10. 5210/fm. v22i12. 8097.

5 Kate W，Sarah G，Amy K，et 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Evolving Digital Preservation Landscape：Reflections from Portico[EB/OL]. [2020-08-14]. https://insights. uksg. org/articles/10. 1629/uksg. 421/.

6 郑建程，张晓林，赵艳，等. 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可持续支撑机制研究[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6(12)：1-8.

7 数字资源长期保存全国学术研讨会[EB/OL]. [2020-08-14]. http://www. ndpp. ac. cn/xwhdsj/201910/t20191023_521245. html.

8 张晓林，吴振新，付鸿鹄，等. 国家科技数字资源长期保存体系建设与发展[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0(7)：12-19.

9 数字文献资源长期保存共同声明[EB/OL]. [2020-08-14]. http://www. ndpp. ac. cn/jrwm/hzsm/.

10 NDPP 存档内容[EB/OL]. [2020-08-14]. http://www. ndpp. ac. cn/cdnr/cbszy/.


（收稿日期：2020-08-19）

## 职业、专业、事业：图书馆学教育的困顿与使命

**初景利　张　颖**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190；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100190）

今年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建院百年华诞（前身是创建于 1920 年的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这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已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 回首历史，在充分肯定图书馆学教育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的同时，也应正视如今图书馆学教育的困顿，直面图书馆学教育的两难选择。 困顿的核心问题是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及图书馆从业人员如何认识和处理职业、专业、事业的关系，承担起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通讯作者**］初景利（ORCID：0000-0003-0723-3985），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图书情报发展战略、网络信息服务、新型出版、智库理论，Email：chujl@mail. las. ac. cn。

［**作者简介**］张颖（ORCID：0000-0002-1686-524X），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智库理论与实践，Email：zhangying@mail. las. ac. cn。

## 1 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与困顿

回首百年，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巨大，为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馆长，这些拥有图书馆学教育背景的专家型领导在图书馆职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内行角色和地位；还为图书馆行业培养了大量业务骨干，他们在图书馆业务的创新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与中坚的作用。不可小觑的是，图书馆学教育为图书馆的“专业性”工作奠定了基础，将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性”与其他工作的“事务性”区分开来，提升了图书馆行业的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不可否认，在图书馆职场中，从业者不完全来自于图书馆学专业，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从业优势显而易见。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对于图书馆职业有良好的归属感与较高的忠诚度；从业后相对稳定，有更高的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他们拥有持续的图书馆专业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专业的学科背景，使其在图书馆学研究与学术造诣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与专业竞争力；图书馆专业的毕业生对图书馆发展的感情投入较大，更易将图书馆事业作为毕生的事业追求。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种种从业优势也在实践中和已有调查中被印证。例如，图情研究生对核心能力的掌握确实明显优于非图情研究生，这种优势得到了国内用人单位的图书馆馆长和业务骨干的认可[1]。

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从业上还是有一些劣势存在，如图书馆学的就业领域不宽，职业拓展空间有限；图书馆较低压力和较舒适的工作环境容易使得毕业生产生职业倦怠感，缺乏强烈的进取心与竞争活力；由于图书馆事业单位性质，薪酬待遇缺乏足够的诱惑力和竞争力，这也进一步使从业者在职业上易产生自卑感，难以获得充分的职业荣誉感与成就感；若从业者从本科到研究生均为图书馆学专业，那么单一的学科背景易导致与其他学科用户的深度合作受到局限。

我们应看到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以及图书馆学毕业生在就业中的优势与劣势，但我们更应从中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图书馆学教育定位不够清晰，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对图书馆发展特点和趋势了解不够透彻；教学内容是教育的核心，目前教学内容不够前沿，与实践发展以及一线需求相脱节，学生的知识结构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和未来图书馆发展的需要；教师素质是教育的关键，现在部分教师缺乏图书馆实践经历，教学中存在照本宣科现象，更有甚者对图书馆不够了解、不够热爱，对图书馆进行一定程度地贬低，其言传身教对图书馆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中的“金钱价值导向”误导了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图书馆专业思想教育任重道远。

## 2 图书馆教育的两难选择

图书馆学教育到底是职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人们进行了不少讨论[2]。我们认为，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在以下五方面存在差异：①教育目标上，职业教育侧重技能培养，而专业教育注重专业理论与专业能力培养。②教学内容上，职业教育的内容以知识传承为主，而专业教育除知识传承外，更重要的是对创新能力的培养。③教师要求上，职业教育仅要求教师在某一领域有专长，学位要求一般为硕士即可；而专业教育要求教师必须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学位要求一般为博士。④学生能力上，职业教育要求学生具备熟练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而专业教育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研究能力。⑤教育层次上，职业教育主要是专科和本科层次，专业教育则主要是本科和研究生层次。

图书馆学是职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也影响毕业生的职场选择。图书馆学的学生毕业后面临多种职场的选择，目前毕业生主要就业去向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和图书馆。厘清这三类职场的特征，有助于客观认识和判断图书馆学教育和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专业性、社会认可度、薪酬待遇、稳定性和成就感五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 1　图书馆学毕业生主要职场特征比较

| 职场<br>影响因素 | 政府部门 | 企业 | 图书馆 |
|---|---|---|---|
| 专业性 | 不高 | 高 | 较高 |
| 社会认可度 | 高 | 较高 | 不高 |
| 薪酬待遇 | 不高 | 高 | 不高 |
| 稳定性 | 较高 | 低 | 高 |
| 成就感 | 高 | 较高 | 不高 |

除上述因素外，还受到是否事业身份、有无户口、能不能评职称、子女教育环境（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果选择到图书馆就业，那么意味着选择了一个职业，同样选择了一项专业，也有可能塑造了一份事业。 职业、专业、事业三者的区别，可以从基本性质、动机驱使、业务特点和目标导向四个方面去剖析。 第一，基本性质方面，职业一般来说即为 8 小时工作的岗位；专业意味着打破 8 小时时限，全身心投入；而事业则是倾注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整个职业生涯的设计。 第二，动机驱使方面，职业一般仅为就业驱动，从业者扮演的为打工角色；专业是由兴趣驱动，从业者具有主人意识；而事业则为使命驱动，从业者具备担当精神。 第三，业务特点方面，职业中的业务一般为技能主导，从业者常常只需思考自身可以做什么；专业中的业务一般为知识主导，从业者需要思考用户需要的是什么；而事业的业务为创新主导，从业者需要拥有更高的站位，思考社会需要什么。 第四，目标导向方面，职业看重明确的投入和回报关系，十分看重薪酬待遇；专业常看重专业成果，比如从业者的学术贡献；而事业则需要面对更多风险挑战，看重工作产出的社会价值。 由此可见，不同的认知和目标，将决定不同的职业生涯规划、专业成长与事业发展。

## 3　图书馆学教育的责任与使命

2018 年，《图书馆事业发展南京宣言》发布[3]，这份宣言站在新时代图书馆发展的高度，表达了图书馆学界对于图书馆学事业的期望，其中共识与建议的第 8 条提出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图书馆学教育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图书馆学教育要痛定思痛。 我们要以西方图书馆学教育的衰落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前些年西方一批高校的图书馆院系关闭引发转型变革的思潮，国内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也不太乐观，我们应思考存在的问题，及时找到对策，纠正偏差。 要重新认识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环境与需求特点，今天的图书馆学教育并非仅面向传统的图书馆学领域，而是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要重新认识图书馆学教育定位与目标，图书馆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到底要培养什么人才，都需要深入系统思考。 要重新确立图书馆学教育知识与能力体系，要具备国际视野，立足中国国情，来构建教育体系，培养学生能力。 要重新设计与图书馆行业需求相一致的培养体系，培养体系涵盖课程、科研、实践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图书馆学教育要再上路。 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为图书馆行业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图书馆行业实践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心与归宿。 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必须以人的需求、技术、管理与政策作为重要的教学要素，以个性化的图书馆实践为出发点。 要“以本为本”，即以本科教育为本，同时强化图书馆学研究生学术与专业学位教育，建立层次化的、涵盖博后、博士、硕士、专硕、本科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要进一步加强有关“人文”“技术”“数据”“情报”等模块化教育教学，提升学生特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要进一步打造图书馆学教育重镇，除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教育高地外，还要加强其他高校的图书馆学学科建设，形成实力强劲同时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基地。

## 4　结论与思考

图书馆的发展取决于图书馆学教育能力和图书馆从业人员的能力。 图书馆学教育要立足于为图书馆提供专业教育，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 专业教育旨在推动学生就业后跳出职业的思维局限，提升图

书馆学专业的使命感，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创新支撑。图书馆从业人员应不仅仅将图书馆当成职业，而是专业，更是事业，以更高的视野与格局来看待和塑造自己的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专业教师和学生应坚定自己的专业自信，培养毕业生的图书馆职业自信、专业荣誉感、事业成就感。好的图书馆需要良好的图书馆学教育，这一点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图书馆从业人员也要做出努力，在图书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进取。我们要始终明确，图书馆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为图书馆事业而生，图书馆学毕业生为图书馆转型、变革、创新和复兴而生。

**参考文献**

1 初景利，张颖，解贺嘉.新时代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调查与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9(5):15-21,53.

2 陈传夫，王云娣，盛钊，等.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1):4-18.

3 图书馆事业发展南京宣言(2018)[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8):33.

（收稿日期：2020-08-24）

##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发展趋势

**徐拥军**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泛指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档案学界提出的新的研究领域、主题，产生的新的档案观念、思想，主要包括档案记忆观、档案信任论、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正义论、档案多元论、社群档案、档案情感价值、档案第五维度等[1]。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是对以希拉里·詹金逊（Hilary Jenkinson）、西奥多·谢伦伯格（T·R·Schellenberg）等为代表的古典档案学理论、现代档案学理论的批判与创新、解构与重构，对当代档案事业的发展和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档案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浸淫已久，但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仍在不断深化与创新。笔者认为，未来对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 1　反思逻辑起点，适应当前的档案学理论体系

特里·库克（Terry Cook）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2]“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3]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冲击是巨大的，它几乎改变了文件、档案等核心概念的原有定义和适用范围，使之无法满足当前的交流和研究需求。因此，需要推动档案学回到逻辑起点，对其核心概念的定义、表述予以革新。

所谓逻辑起点，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所经历的第一个环节。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文件的归宿”[4]。因此文件的价值决定了文件的归宿，所以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实质上是“文件的价值”，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档案

[作者简介]徐拥军(ORCID：0000-0002-1180-7358)，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档案学基础理论，Email：xyj@ruc.edu.cn。